

给
小朋友
和大朋友
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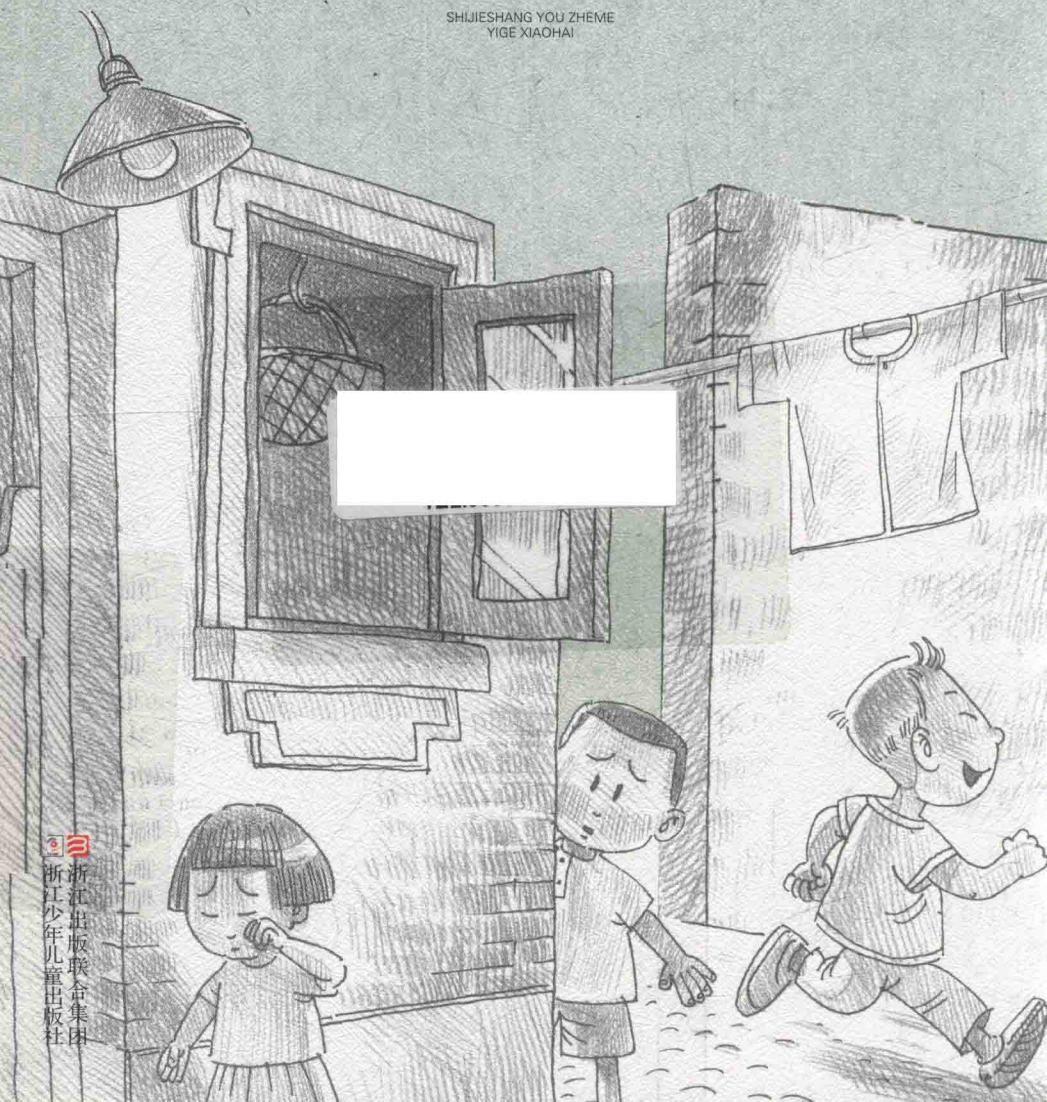


人生随笔 时间的传奇
留一个世纪几个时代远去的背影
给大朋友小朋友一辈子的记忆

任溶溶 / 著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孩

SHIJIESHANG YOU ZHEME
YIGE XIAOHAI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任溶溶 / 著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孩

SHIJIESHANG YOU ZHEME
YIGE XIAOHA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孩/任溶溶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5

(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

ISBN 978-7-5597-0080-3

I. ①世… II. ①任…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454 号

给小朋友和大朋友的书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孩

SHIJIE SHANG YOU ZHEME YI GE XIAOHAI

任溶溶/著

责任编辑: 陈力强

美术编辑: 鲍春菁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内文插图: 任荣炼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25 字数 85000

彩页 4 印数 1—10000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7-0080-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想请你用快乐的心情快快乐乐看世界

——这篇序是写给小读者看的

孙建江

任溶溶是作者的署名,这个署名常常闹笑话。很多小读者想都不想就说,任溶溶,当然是女生了,没听说过男生取这个名字嘛。这话怎么说呢,也对也不对。我先告诉你,任溶溶还真不是位女生,而且,不仅不是位女生,还是一位年纪很大很大的老爷爷!但是呢,小读者也没错,什么叫也没错啊。那我再告诉你,还真有位女生叫任溶溶,那是作者的女儿。小读者一定会说了,怎么这么绕啊,到底是女生还是男生啊?那好,我把这事跟大家说说。原来,任爷爷的本名叫任以奇,他的女儿叫任溶溶,任爷爷很喜欢这个女儿,当年就署了女儿的名字发表作品。结果,得,麻烦来了。因为任爷爷的作品太受读者欢迎了,读者登门拜访的,写信的,打电话的,头一句都是我找任溶溶,任爷爷的女儿说我就是,可是再一听,知道了,人家是来找老爸的。为此,任爷爷家没少闹笑话。任爷爷的作品越写

越多，读者都认这个名字，这个署名就一直用了下来。后来，任爷爷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这事，这篇文章就叫“我叫任溶溶，又不叫任溶溶”。这下你知道了吧。

这个任爷爷真有趣。

有趣的任爷爷这次又为大家写了好多好多有趣的事。

任爷爷小时候不喜欢跟别人吵架，两个人吵架，吵得脸红脖子粗，那样子可真丑。吵架总是想赢，要挖空心思想出种种话骂倒对方，到出口讲粗话，已是没理可说，脸也不要了。吵架这么辛苦，何苦嘛。所以，任爷爷不爱吵架。可是呢，任爷爷念小学的时候吵过一次架，还差点打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任爷爷从一年级起就是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有一天上课，老师有事要离开，临走时吩咐班长叫大家不要离开教室。有个同学说他要小便，任爷爷让他忍到下课再去。下课了，那个同学一把抓住任爷爷的衣襟说为什么不让小便？任爷爷说是老师吩咐不让大家离开教室的。那个同学说我是真的要小便，任爷爷说你不是忍住了吗？那个同学越想越气，就动起了手。幸亏同学们把两人劝开了。这是任爷爷唯一的一次吵架。吵架不好，很不好。可是，任爷爷不让同学离开教室是对还是不对呢？唉，这个班长还真是不好当啊。

任爷爷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吃豆腐煮鱼，任爷爷说“豆腐里有骨头！”可是大人们听了哈哈大笑。明明就有骨头，就是鱼刺嘛，有什么好笑的。直到很久以后，他才明白原来大人们想到了“豆腐里挑骨头”这句俗语，笑他无中生有挑刺。哈，原来大人们的世界和小朋友的世界不一样啊。

真是好玩。

有些小朋友怕写作文，任爷爷说，作文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下来嘛。当然，作文要写得好，平时得多读书、多观察，要不然，冥思苦想半天也想不出什么来写。任爷爷还劝大家记日记，记日记也是练笔，多写就能熟能生巧。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和挫折，但是遇到麻烦和挫折我们要乐观面对。任爷爷很爱吃，任爷爷的妈妈在世的时候，任爷爷从不下厨房，妈妈很会做菜，都是妈妈做给他吃。后来九十八岁的妈妈过世了，任爷爷很难过，他就学习厨艺，很快自己也成了烹饪高手。可是你知道吗，那时，任爷爷已经七十岁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任爷爷七十岁都做得得到，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任爷爷太了解小朋友了，小朋友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对了，这篇序的题目，我是从任爷爷的一首很有名的诗里“借”来的，这首诗叫“请你用我请你猜的东西猜一样东西”。我这一说，相信很多小读者都想起来了，这首诗太有趣了，我忍不住想朗读几句。不过，我还是打住吧，因为任爷爷的散文也很有趣，不能耽搁大家看这些有趣的散文啊。好，大家快接着往下看吧。如果，小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发现精彩的篇章和段落想朗读一下，那我绝不反对，你就大声朗读吧。

2017年3月26日

杭州柳营

境 界

——这篇序是写给大读者看的

孙建江

第三届上海国际童书展期间,我如约去上海泰兴路探望九十三岁高龄的任溶溶先生。任老近来身体欠佳,一直住在医院,刚获医生允许回家调养。任老住院期间,我一直与荣康、荣炼保持着联络,知道任老身体渐趋安顺平稳,我们都很高兴。一日,荣康来电话曰,父亲知道国际童书展期间我会来上海,想见见我,问我有无时间。探望任老本来就是我一直很期盼的事,没有主动提及,主要是怕打扰老人家静心调养,现在老人家主动召见我,正遂我愿呢。

荣康引我进到一楼任老起居室兼工作室,任老正在伏案写东西。这座房屋我来过多次,很熟悉。卧榻前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是依墙而立的两排书柜,任老就坐两排书柜中间的方桌前写作。房屋是1942年任老上大学那年任老的父亲购置的,任老一家在这里已居住了七十多年了。我每次来这里,都得益多多,收获满满。见我进屋,老人家

抬了抬手示意我入座，并让荣炼取下他脸上戴着的呼吸器。取下呼吸器后，任老说的第一句话还真让我有些始料未及，他说：孙悟空来见猪八戒了，哈哈哈……

与任老认识差不多三十年了，他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就是哈哈哈，无论面对面聊天，还是电话里说话，时不时就会来句哈哈哈。不过，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说倒是头一回言及。再一想，可不是吗，我姓孙，属猴，任老呼我孙悟空，而他呢，属猪，现在整天戴着长长嘴巴的呼吸器，任老就自嘲为猪八戒。任老的即兴发挥实在出乎意料，不禁让人暗暗叫绝。我知道，任老向来风趣幽默，通达乐观，便也跟着任老哈哈笑了起来。

照顾任老起居生活的荣炼说，老爷子平时除了吃饭喝水，一直都戴着呼吸器，晚上睡觉都戴，今天见你来他很高兴，特意取下呼吸器说话，他是想把话说得让你听得更清楚些，竟还开起了玩笑啊，难得难得。

任老跟我谈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近来的写作。我们还专门讨论了这套散文的丛书名称，总册数规模和每册大致的内容分类。末了，任老说，还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自己不写了，他朝我看看，还是你来写。我知道你又要推辞了，就这么定了，不变了，你看好不好？

一直以来，任老都很关心、帮助、佛照我，也总是放心和信任我，既然任老发话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了，努力完成任老吩咐就是。

任老创作和翻译齐头并进，硕果累累。创作方面以童话和童诗享誉文坛，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成长。但同

时,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尤其是近十来年,他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之中。其散文,后来居上,业已成为了他创作中与童话、童诗并列的另一重要门类。

他的散文辨识度很高,任氏风格鲜明。简洁,干净,明快,不拖泥带水,不冗长啰嗦,不矫情,不无病呻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性情宕开,适时打住,自然天成。熟悉任老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就是这个样子。他的散文不过是把口中想说的话用笔如实记述下来而已。说我想说,写我想写。

乍看上去,他的散文似乎不那么有文采,不那么讲究技巧。其实,这是一种大智大拙,是一种绚烂之后的平实,是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这样的叙述应对的是非刻意化阅读,而这样的阅读效果,恰恰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翻译作品,看看他的童话作品,看看他的童诗作品,我们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为什么他的翻译作品在译界独树一帜,深得读者喜爱,除了遵从信雅达,是不是还得益于他独有的翻译语言?为什么他的童话童诗让读者欲罢不能,除了精彩的内容,是不是还有他魅力难敌的叙述语言?他的文风是一脉相承的。当然,相对而言,他的散文显得更为平实。口语化,大白话,自然语言状态,是任溶溶一以贯之美学追求。强调作品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后又不觉乏味,并为之着迷,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需要经年累月的写作修炼的。

任老是一位文化智者,或者说是一位文化老人,但他可以说又是一个顽童,一个超级顽童。一方面,他大智若

愚，洞若观火，宠辱不惊，笑看风云；一方面，他又透明单纯，无拘无束，爱玩好玩，天真率性。当这两种属性奇妙地融为一体的时候，散文的奇妙性，散文这种最贴近自我的文体的奇妙性，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可以说是任老散文最为独特的地方。

在《想到的一点往事》一文中，任老谈及历史的演进过程。从学韩文想到韩文、日文单词星期一到星期日的规律性；回忆了“他”字的演变，八十多年前“他”读“ta”，“她”却要读“yi”（大概是以这字代表“伊”），“它”读“to”；回忆了标点符号从无到有；回忆了小时候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局则是“敬请福安”“男××叩禀”；回忆了注音符号为拼音取代等。但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作品的结尾：“我今年九十，感到我这一辈子过得很有意思，前面几十年正处在变革时期，我亲历其境，太好玩了！”时代巨变让文化老人们感慨在所难免。但最后打住在“太好玩了！”恐怕也只有像任老这样天生的老顽童才可能吧。而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顽童心态，他的散文才磁石般吸引住了成人读者和儿童读者。

每个人都会遭遇生离死别等沉重的现实问题，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应对方式。通常，作者处理此类沉重话题，总免不了忧伤和悲痛。但任老的处理不同，他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在他笔下，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其实，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在他看来，人生背负的沉重太多太多，唯其太多沉重才更需要一种常驻心头的明亮光泽和轻松愉悦。正如他在《老人言》一文中所说：

“作为老人，我只希望电视多播些喜剧和大团圆的戏，更希望现实生活中开心的事也多些多些再多些。”

他怀念鲁兵，并不怎么涉及悲伤。他和鲁兵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一起做过很多事，其中有件事很特别，就是陪鲁兵喝酒。任老虽然自己不喝酒，但年轻时常陪父亲喝酒，练就了陪酒功夫。他们相约上馆子，鲁兵喝自己的酒，任老吃自己的菜，各司其职，各乐其乐。又说鲁兵旧学功底好，写旧体诗，与叶圣陶前辈唱和，可鲁兵大学念的是外语系；而自己呢，不擅长写旧体诗，搞的是外文翻译，却偏偏念的是中国文学系。两个人完全“弄颠倒了”。

草婴是任老中学同学，两人后来都成了翻译名家，而且他们还是译文社的同事，两人的友谊和交往长达八十年之久，草婴过世，对任老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他回忆了与草婴的交往，写了两人1938年的初识，写了草婴学习俄语、翻译俄国作品，写了草婴与地下党接触，但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写草婴的吃。草婴知道任老爱吃，任老则认为草婴对吃没多大兴趣。一次草婴夫人买来大乌参，问任老如何烧，任老随口说应该炖很久，结果炖过了头，大乌参成了羹，他们只能吃“羹”，任老则说，好在“反正草婴吃菜没有什么表情”。“没有什么表情”实在够绝。可是一次在宾馆吃饭，却让任老大吃一惊。一条大鲟鱼上桌了，任老怕刺不爱吃鱼，没想到“草婴顿时神情大变，兴致高昂，完全是食神样子，平时十分严肃的他，这时那种饕餮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一筷子也没有碰这盘鲟鱼，他却吃得眉飞色舞。”从“没有什么表情”到“神情大变，兴致高

昂”、“食神”、“饕餮”、“眉飞色舞”，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任老的记叙点和关注点。

任老对人生看得很开，不纠结，不为难自己，随遇而安，通达乐观。

在《老人的记性》中，“人老了，记忆力不好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他说记忆力不好，那就找“觉得好玩”的事做，读旧诗词、听古典音乐、听京戏，但这些也遇到麻烦。比如听京戏，现在连哼哼也不行了，“老是忘词，忘词想词，反而更睡不着。可是白天哼哼，忘词就看《大戏考》，把忘掉句子找回来，再反复哼，这样‘老友见面’，同样是很开心的。这就是我如今的记性。”面对记忆力衰退，十分坦然，而且一如既往风趣、幽默和乐观。

《喝咖啡》说的是任老喝咖啡的经历。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咖啡迷。早上喝过，晚上接着喝。“文革”期间咖啡馆关了，就到饮食摊喝咖啡。外出回来总要带上几大瓶速溶咖啡。“奇怪的是，我现在一口咖啡也不喝。这也是前几年生了一场病以后的事。这么一个咖啡迷，一下子竟断了喝咖啡的瘾。”他交待了自己从迷咖啡到戒咖啡的缘由。可是，最为精彩的要数接下来这句了：“我如今不喝咖啡，不过写到这里，对咖啡又有点留恋了。以后还会喝咖啡吗？走着瞧吧。”真是神来之笔。“走着瞧吧”，让人不由想到什么是潇洒，什么是逍遥，什么是悠游人生。

看得开，想得开，想得明白。这是一种境界。

不久前，荣炼来电话谈及序言事，说老爷子问两篇序言进度如何，他一愣，嗯，当初不是说好了请建江写一篇序

言吗？老爷子说，是啊是啊，不过我现在想，还是写两篇比较好，一篇写给小读者看，一篇写给大读者看。哈，原来如此。老爷子又有新想法了。

不过，说实话，任老的这个新想法倒也蛮符合实际情况，毕竟，这些散文很特别，儿童读者可以阅读，成人读者同样可以阅读。所以，就有了现在的两篇序言。

谢谢任老信任。

2017年3月28日

杭州柳营

目 录

序一：我想请你用快乐的心情快快乐乐看

世界(孙建江) I

序二：境界(孙建江) IV

我生在虹口 1

我是什么地方人 4

最早的记忆
——童年回忆 8

奶瓶的故事 11

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14

记我一生中第一个朋友 17

学做裁缝闯的祸 19

想起一位日本小姑娘 22

下棋父子	26
给孔老夫子叩头	29
读私塾	32
一年级老师	36
识了字就读书	40
我读过《三字经》	45
我的阅读流水账	49
忆童年读的旧小说	52
讲我小时候看书的事	54
妈妈真好	57
我的爸爸	59
我的二哥	63
两本算命书	66
代婶婶们写信	68
抄书闯的祸	71
我童年当过一次“英雄”	73
我的小学搭档	75
吵架	78
我爱过写字画画	81
我小时候爱演戏	84
根记电影院	87
我的家乡旺宅村	89

过年	92
四公	96
偷看老婆趣事	99
一位金山伯伯	102
吹牛的故事	104
我小时候见过孙老夫人	108
吃中药	110
千里驹出丧	112
摄青鬼	115
蛇·猴子·狗	119
牛滚坑的“鬼”	123
自学蹬自行车和游泳	126
风筝大战	131
小学毕业了	133
在南海过暑假	135
家乡的春节	138
回成为孤岛的上海	141
半世纪后回广州 ——回忆我的童年	144
后记	149

我生在虹口

九十一年前,我出生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就在吴淞路口昔日之巡捕房今之虹口区公安分局东首四五间铺子的楼上,靠近峨眉路。这一排铺子后面是个大里弄,里弄另一头是塘沽路,弄堂口对着当时很有名气的三角地小菜场。

我父亲是广东人。过去虹口这一地段住着很多广东人,简直可以说是广东人集中的一个地段。我父亲在闵行路经营一家木器店(就是我生下来的那间铺子)和一家纸行,在峨眉路他还经营一家印刷所。我父亲的同乡在天潼路也经营一家纸行,大人常带着我到那里去跟同乡小朋友玩。

就在我们那个地段有广东人的私塾。我四岁就启